

萬 有 文 庫

第二集七百七種

王 雲 五 主 編

統 治 者

(三十)

哈 代 著
杜 衡 譯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統 治 者

(三十)

著 代 哈
譯 衛 杜

著 名 界 世 譯 漢

第五幕

第一景

愛爾巴

碼頭，波多·菲拉約

黑夜降下一個美麗的藍色的小灣上來，這海灣三面都由山脈包圍着。碼頭的地位是處在這一帶凹進的地帶的西面（右手）角上，在那後面，便是鎮市的建築物；這些建築物的長長的白牆和成行的窗戶一層一層的在後面峻峭的斜坡上排列着，在中間被一些一直通到頂上的堡壘去的狹狹的小路和坡級所割斷。

在兩座這種堡壘之間的一塊巖石上是矗立着慕里尼宮，這便是拿破侖在菲拉約的住處。它的窗臨視着整個的城市和碼頭。

譏刺之精靈的合唱隊（縹緲的音樂）

維也納會議是正在那裏進行，各方面鈎心鬪角的鬧個不停，每一國都祇想到自己的好處，而將朋友的利益卻置之不顧；到頭來，那呼籲和平的說教人，卻又要遭逢到一次新的鬪爭！

在巴黎是許多人都不能滿意，大家都替那無名者私造旗幟；人們向各處都悄悄的在傳言，過去那個人物又將來到眼前！

啞場

在灰暗的掩護之下，在海灣裏，是正聚集着一個小小的艦隊，這艦隊包含着「一隻叫做『無常號』的方帆船，和幾隻比較小一點的船。」

謠言之精靈

現在，聯軍方面派來的那一個代表，卻已經悄悄的離開了愛爾巴小島。許多種可疑的行動使他牽記在胸，雖然還不能確定，但是也不敢放鬆。他已經坐上帆船，向弗羅倫斯開放，要把他的疑慮去報告奧地利首相。

諷刺之精靈

等他回來，拿破侖卻已經不知去向！

有一些小船從這些大船上放下來，放到碼頭邊，在那裏，現在可以看到已經悄悄的聚集了許多舊時的衛國軍的兵士。偶然有提燈的光在閃爍，從閃光中又可以看到帶兵的是德魯奧和康勃朗。他們在靜悄悄的走上那隻方帆船去，還有一些帶着不同的徽章的人也在走上別的一些船隻去。

謠言之精靈的合唱隊（縹緲的音樂）

拿破侖是就要走了，

沒有人會把他攔住；

這是個最好的機會，

他果然把機會抓住！

他已經打得疲倦了，

卻還要去幹些甚麼？

他將帶着七百兵士

把歐羅巴重新征服。

約莫在八點鐘的時候，我們看到慕里尼宮中的窗戶邊都點着燈，而且打開了，窗邊坐着兩個女子：這兩個人是皇帝的母親和保林郡主。她們向在下面的什麼人招着手，表示道別；不久之後，有一輛小小的，敞開的低輪馬車，由保林郡主的兩匹小馬拖着，從那屋子走下到碼頭邊去。羣衆高聲的喊着『皇帝！』拿破侖顯露了出來，穿着他的那件灰色的大衣，身體是比他離開法蘭西那時候要胖得多了。貝爾特朗坐在他旁邊。

他很快的走下了車輛，上了那隻等着的小船。這是一個很緊張的時刻。當那隻小船搖出去的時候，水手們唱着馬賽曲，聚集在那裏的居民也都跟着一起唱。當那小船搖到了方帆船邊的時候，

時候，那上面的水手也一齊唱了起來，同時還在喊着「不到巴黎毋寧死！」的口號。但是這歌聲卻有一種悲涼的音調。鎗聲響着，表示他們就要出發。那一天夜裏，在這樣的季候要算是很溫暖而又平靜的。沒有一陣微風能把風篷吹起來，船隻都還一動不動的停着。

謠言之精靈的合唱隊

能够快走是最好的，

可是他卻還停留着；

海面上沒有一點風，

他的機會是延宕着！

如果那蘇格蘭總兵

坐快船回到這小島，

他的計劃便會失敗，

他將從此逃走不了！

他們是像這樣焦急的等候了四個小時之久。拿破命是一聲不響的儘在甲板上站着，望着那鎮市上的燈光，在海灣上的水波裏，這些燈光的反照顯得像是一個個的螺旋似的。那些風篷弱柔無力的掛着。不久之後吹來了一陣微弱的風，隨後，纔有一陣強烈的南風開始把船上的風篷吹張了；那許多船隻便移動了起來。

謠言之精靈的合唱隊

要一陣南風，要一陣南風，

一陣南風就可以挽救他，

它會封鎖了敵方的戰艦，

不讓那戰艦趕來阻制他；
他曾經有過的那個皇國，
現在他是努力想要恢復！

月亮已經在升起來；月亮是在天庭愈升愈高，同時，那些船隻也在遠方的地平線上靜悄悄的
不見了。

第二景

維也納 皇宮

場面的前面一部分是一條行廊的內景，這行廊祇有極暗淡的光照亮着，在一方面有一幅鏤空的屏障，或者竟可以說是鐵欄，從這地方，可以臨視着下面的大廳的一幅鳥瞰圖。這時候，那屏障上是張着帷幕。從那大廳裏，有一陣陣的音樂聲和歡呼聲傳送到行廊上來。同時，還有一道閃光也從那同一個地方穿過鐵欄上的帷幕之間的隙縫向這個地方照耀着。

瑪麗·路易絲和勃里諾爾伯爵夫人一起走進到這一條行廊上來，後面是由奈泊格伯爵跟着；這是一位漂亮的四十二歲的男子，在一隻眼睛上縛着一條繃帶。

勃里諾爾伯爵夫人

皇后，您聽哪。您在這兒，也就像在下面跟他們混在一起一樣的可以把事情完全看清楚了；同時，您在這裏還有一層便利，您看得不高興，就馬上可以自由的走開。

瑪麗·路易絲

不錯，我親愛的朋友，

你這樣說法，真算得是替我着想的一片好心；不過，這地方我一參加就一定會掃了人的興，至於叫一位過去的皇后來偷看這一場熱鬧，也真是一件太沒有趣味的事情了。固然，我那父親也是出於好意，所以纔弄了這一個洞口，

可以讓我也來偷偷的滿足着自己的好奇心。——
不過我一定要先寫了一封信再來看熱鬧呢；
你如果沒事做，倒可以看看他們，借此消消閒。——
伯爵，請你把紙筆拿來給我。不久以前，我聽到
有人說起蒙得斯鳩夫人是受到了一場驚嚇：
我現在想要寫信去問問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奈泊格把文具放在一張桌上，瑪麗·路易絲便在桌邊坐了下來。勃里諾爾夫人走到了那屏風邊去，把帷幕拉開了。

有一千枝蠟燭的光從下面射到了她的眼睛裏來。那一座大廳是裝飾着白色和銀色，各處又點綴着許多長青樹和花木。在廳堂的一端，是佈置着一座戲臺，戲臺上此刻正在演着活動的連續畫片，演的是奧地利皇室的故事，在這裏面，宮庭中的一些最美麗的女子都一一出場。

到場的看客是差不多把所有來參加會議的人都包含在內了，就連奧地利皇帝本人也在座，還有他的那位愉快的妻子，她的丰采幾乎把她的丈夫都掩蓋了過去，還有亞力山大皇帝和普魯士王——他是自從路易莎王后死了之後一直到現在都還繼續的穿着喪服，——巴伐利亞王和他的兒子，梅特涅，達萊朗，惠靈登，奈塞爾羅德，哈登堡，還有一些較小的君主，大臣，和各國的官吏。

勃里諾爾伯爵夫人（突然從鐵欄邊轉過身來）

皇后，照這樣子看起來，像是出了什麼事情了！

那場戲一點也引不起他們的注意，他們全都

聚集在一起喃喃的說着話。

瑪麗·路易絲

這是什麼事情呢？

她帶着一副懶散的，同時又是好奇的神色站了起來，奈泊格伯爵馬上就扶住了她的手臂，把她帶到前面去。他們三個人同時的從那鐵欄邊向下面望着。

奈泊格

皇后，照這副樣子看起來，他們在那裏討論的一定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讓我下去問問吧。

瑪麗·路易絲（遊戲似的）

不必了，你等在這兒吧。咱們馬上就會知道的。

奈泊格

現在您瞧瞧他們那班人的臉色。梅特涅伯爵滿臉肌肉不動的向達萊朗親王呆瞪着眼睛。

普魯士王卻向惠靈登爵士在雲着眼睛，樣子

也顯得非常惶恐。

瑪麗·路易絲（稍稍顯得關心起來）

是的，他們態度的確很奇怪……

他們像是受了很大的驚惶。你瞧，雖然音樂還響着，可是那些女人卻都從戲台上走了下來，混在那一些人堆裏，簡直就忘記了她們自己身上是還穿着戲裏的服裝。那些君主們全都顯着非常嚴重的神色。……現在，我真有點兒懷疑，也許發生的事情是對我多少有點兒關係吧？不幸的消息大部分總會牽涉到我身上來的！

勃里諾爾伯爵夫人

您瞧，下面那些英吉利派來的，毫不講禮貌的

外交官，他們看到了您父皇那副驚惶失措的樣子，還有俄羅斯皇帝和普魯士王的陰沈的氣色，全部聳着肩膀偷偷的在笑着呢！據我想，這大概就是一般人所謂英吉利式的幽默吧——
他們看到旁人的不幸，就會感到非常有趣味！

瑪麗·路易絲（把她的預感隱匿着）
他們向來就對各種事情都看得非常淡漠的：
他們有一片安穩的海保障着，所以大陸上的各種麻煩他們都可以不管。我能够這樣纔好！
可是我看得出惠靈登卻並沒有在那兒笑呢。

奈泊格

也許，對於在座的其他英吉利人是滑稽的事，